

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0

發汗過多，其人叉手自冒心，心下悸，欲得按者，

桂枝甘草湯主之。

〔註〕：

此申上條，以詳其證而明其治也。發汗過多，外亡其液，內虛其氣，氣液兩虛，中空無倚，故心下悸，惕惕然不能自主，所以叉手冒心，欲得自按，以護庇而求定也，故用桂枝甘草湯，以補陽氣而生津液，自可愈矣。

〔集註〕：

方有執曰：汗多則傷血，血傷則心虛，心虛則動惕而悸，故叉手自冒，而欲得人按也。桂枝走表，斂液宅心，能固疏漫之表。甘草和裏，補中益氣，能調不足之中。合二物以為方，蓋斂陰補陽之法也。

程知曰：此汗後心虛補陽法也。陽受氣於胸中，胸中陽氣衰微，故叉手冒心，心悸欲按也。

程應旂曰：汗為心液，不惟妄汗不可，即當汗而失其分數亦不可。叉手冒心欲得按者，因陽虛不能自主，而心下悸也。然心悸有心氣虛，有水氣乘，水乘先因心虛，今心下悸者，乃陽氣虛，惕然自恐，欲得按以禦之，故用桂枝甘草，載還上焦之陽，使迴旋於胸中也。

魏荔彤曰：此條乃發汗過多之禁也。風傷衛，固不宜汗出如水流漓矣。即寒傷榮，宜發汗，亦祇汗出表解斯已耳，不可聽其大汗不止，致有陽虛之變證也。仲景言，其人叉手自冒心，心下悸欲得按者，乃形容汗多亡陽之象也。

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1

發汗後，其人臍下悸者，欲作奔豚，茯苓桂枝甘草

大棗湯主之。

〔註〕：

發汗後心下悸者，乃虛其心中之陽，本經自病也。今發汗後，臍下悸，欲作奔豚者，乃心陽虛，而腎水之陰邪乘虛欲上干於心也，主之以

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者，一以扶陽，一以補土，使水邪不致上干，則臍下之悸可安矣。

〔集註〕：

程知曰：發汗後心下悸者，心液虛而腎氣將動也，腎氣欲上奔，故臍下先悸也。謂之豚者，指腎氣也。

喻昌曰：汗本心之液，發汗後臍下悸者，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，故取茯苓、桂枝，直趨腎界，預伐其邪，所謂上兵伐謀也。

汪琥曰：奔豚者，腎之積名也。發於少腹，上至心下，若豚狀，乃腎氣發動，有似乎奔豚之狀，非真臍下有積如豚也。

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2

服桂枝湯，或下之，仍頭項強痛，翕翕發熱，無汗，

心下滿，微痛，小便不利者，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

湯主之。

〔按〕：

去桂當是「去芍藥」。此方去桂，將何以治仍頭項強痛、發熱無汗之表乎？細玩服此湯，曰餘依桂枝湯法煎服，其意自見。服桂枝湯已，溫復令一時許，通身熱熱微似有汗，此服桂枝湯法也。若去桂枝則是芍藥、甘草、茯苓、白朮，並無辛甘走榮衛之品，而曰餘依桂枝湯法，無所謂也。且論中有脈促胸滿，汗出惡寒之證，用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。去芍藥者，為胸滿也。此條證雖稍異，而其滿則同，為去芍藥可知矣。

〔註〕：

此條為汗下後表不解，而心下有水氣者立治法也。服桂枝湯或下之，均非其治矣。仍有頭項強痛，翕翕發熱，無汗之表證，心下滿，微痛，小便不利，停飲之裏證。設未經汗下，則是表不解，而心下有水氣，當用小青龍湯汗之；今已經汗下，表裏俱虛，小青龍湯非所宜也，故用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，避無汗心下之滿，加苓、朮之燥滲，使表裏兩解，則內外諸證自愈矣。

〔集註〕：

外臺方議問曰：心下滿，微痛，乃是欲成結胸，何緣作停飲治之？

答曰，諸證皆似結胸，但小便不利一證，乃停飲也，故此條仲景祇作停飲治之。

喻昌曰：服桂枝湯，病不解而證變，又或下之，則邪勢乘虛入裏，是益誤矣。在表之邪未除，而在裏之飲上逆，故仿五苓兩解表裏之法也。

張璐曰：此條頗似結胸，所以辨為太陽表證尚在者，全重在翕翕發熱、無汗上。

林瀾曰：頭項強痛，經汗下而不解，心下滿微痛，小便不利，此為水飲內蓄，故加苓、朮，得小便利，水飲行，腹滿減，而表證悉愈矣。如十棗湯證，亦頭痛，乃飲熱內蓄，表證已解，故雖頭痛，祇用逐飲，飲去則病自安也。

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3

傷寒若吐若下後，心下逆滿，氣上衝胸，起則頭眩，

脈沉緊，發汗則動經，身為振振搖者，茯苓桂枝白朮

甘草湯主之。

〔註〕：

傷寒若過發汗，則有心下悸，又手冒心，臍下悸，欲作奔豚等證。今誤吐下，則胸虛邪陷，故心下逆滿，氣上衝胸也。若脈浮緊，表仍不解，無汗當用麻黃湯，有汗當用桂枝湯，一汗而胸滿氣衝可平矣。今脈沉緊，是其人必素有寒飲相挾而成，若不頭眩，以瓜蒂散吐之，亦自可除。今乃起則頭眩，是又為胸中陽氣已虛，不惟不可吐，亦不可汗也。如但以脈之沉緊為實，不顧頭眩之虛，而誤發其汗，則是無故而動經表，更致衛外之陽亦虛，一身失其所倚，故必振振而搖也。主之以苓桂朮甘湯者，滌飲與扶陽并施，調衛與和榮共治也。